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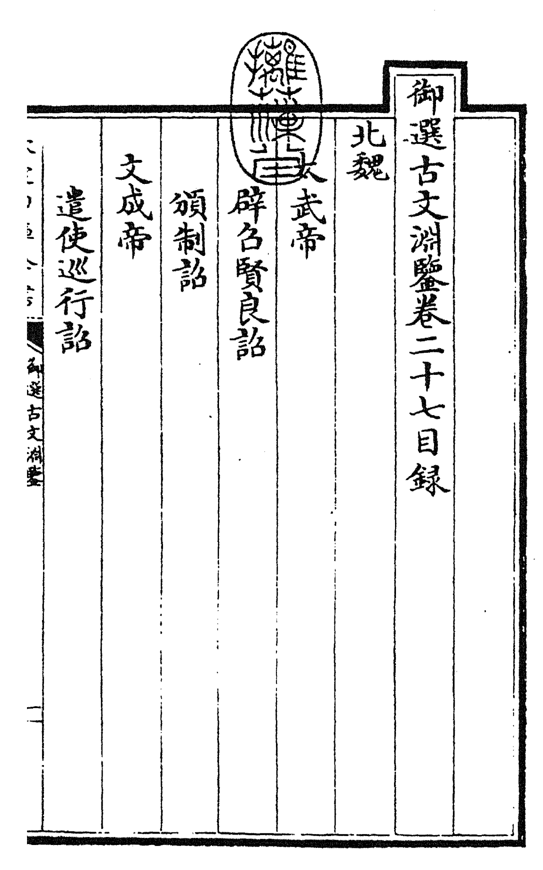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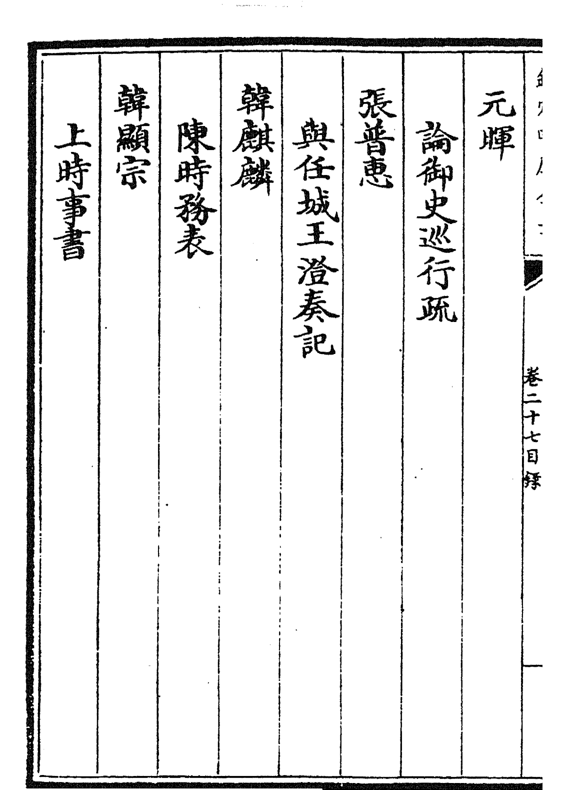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七目録

孝文帝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北魏拓跋氏奄宅幽方服勤晉室傳至道武乘後燕之衰鵟食并冀以次併吞諸國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天下中分為南北朝國號曰魏傳十二世至孝武帝西遷分東西又歷三世自道武帝至恭帝四年凡一百七十一年

太武帝諱燾姓拓跋氏明元帝長子道武帝孫

辟召賢良詔 延和元年

朕除偽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俎而自達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雖好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

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聞知

頒制詔 太延元年

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為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

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彊侵弱太守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嵗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

文成帝諱濬景穆帝長子太武帝孫

遣使巡行詔太安元年

夫為治者因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於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廵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傜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無方疎於恩也盜賊公行刼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於刑也衆謗並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為法混雜昏於政也諸如

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信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為吏姦暴及為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孝文帝諱宏獻文帝長子

條禁州牧詔太和二年

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

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盜賊並興侵刦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翰羣司敷德宣惠以助沖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為條禁稱朕意焉

決遣民獄詔 太和四年

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伏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復靈丘租調詔太和六年

靈丘郡土既褊塉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悴可復民租調十五年是月又復七州租常調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

免租算詔 太和六年

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緝緯象蠲兹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為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魏文侯見反裘負芻者問其故曰愛其毛文侯曰汝不知皮盡而毛何所附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求直言詔 太和八年

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
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已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
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
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遐風景行前式
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
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
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諫者無因自達
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

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

文明太后喪服詔　魏氏喪禮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

太尉丕等請依成制帝别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令早即吉者慮廢絶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

許故身欲行之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期雖不盡禮藴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有諒陰終喪者若不許

服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郊還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帝遂下詔

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受

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衰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哀痛彌深

答有司卜祥日詔太和十五年九月有司上言求卜祥日帝下詔

便及此期覽已摧絶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後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册旨以異羣議

尋惟永往言增崩裂

孟月廟祀詔太和十六年

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祀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蒸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犆礿於太廟王制天子犆礿犆將同言春礿各於其廟不合祭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令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尅日以

聞

徵王肅詔　肅為豫州刺史善於撫綏治有聲稱高祖手詔徵入朝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勑

與彭城王勰書　勰除中書監高祖至豫州為家人書於勰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髭實

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屬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

任城王澄 字道鎮父康王雲北魏景穆皇帝子也澄襲封歷輔世宗肅宗遷司空侍中尚書令

諫高祖幸豫州 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帝引羣臣議之澄上諫

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

見今代遷之衆人懐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甔石之儲（齊人名小甖為甔甔受二石。甔都濫反）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百堵皆興謂新遷亡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入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也俶始也。昌六反）宜寛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穎實（穎禾實繁而垂末也）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為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盤庚

將遷殷民不樂遷作盤庚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由庚小雅篇名言萬物得由其道也輯寧新邑惠康億兆

請修繕國學奏

臣黍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覲秘序庭無闕日臣每侍坐先帝未常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

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兹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晏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勑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表上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修立

北海王詳字季豫獻文皇帝子太和九年封歷侍中錄尚書事太傅司徒

定律令奏

竊惟姦刼難除為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為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埀式名為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刼為偷或揭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擿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黄霸龔遂變風

不由削禄張敞趙廣漢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更法令削黜羣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厲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謡黷賄案為考第

元暉守景襲父城陽公忠昭成皇帝五世孫也肅宗徵為尚書左僕射謚文憲

論御史巡行疏

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

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輶𨋲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御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

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為之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任城王澄啓為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領右將軍涼州刺史

與任城王澄奏記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因奏記

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

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衰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内其可覲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為惑伏見明敎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肆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緦禫甫

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感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處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畫行然後奏貍首之章周禮凡射諸侯以貍首為節宣矍相之令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

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貽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陳時務表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上表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畆以厲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

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瘼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誇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

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貨實盈於市里家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别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撿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事或遭天災恐供給

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以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韓顯宗字茂親麒麟子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兼中書侍郎歷廣陽王諮議參軍

上時事書考文既定遷都顯宗上書

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戶

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決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大者也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尒如歸又自古聖帝必以

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别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闈闥之内者豈以

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橜之
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
伏願少垂察省又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
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
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
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
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
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儔聖皇不耻以為

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皁隷矣是以大才受
大官小才受小官各稱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
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
便廢宰相而不治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
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
庶所以從惡而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
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
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

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孝文年號）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皐陶謨）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

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别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齓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

歎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閑伎作宦途其與膏粱華望接閣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

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盛美書上孝文善之嘗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御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御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左馬之徒固自遼潤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御等應推崔孝伯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國子祭酒秘書監平東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

請收校典籍表惠蔚世宗初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

上疏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導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賁卦彖辭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文彖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樂泯絶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爍然復存曁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猶重典墳收亡聚逸九流咸備覿其鳩閱

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庸班秘省忝官承之唯書是司而觀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𠕋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秩既

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

崔光一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鄃人歷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答宣武帝雞異表正始元年夏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光時為太常卿詔以問光光表答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鵰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軨軨廐名將謂率領其羣也距雞附足骨

鬬則用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人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

之不精頭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黄巾賊遂破壊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鷄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覩者也今

或有自賤而貴闗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君房石顯字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為怨傷之䰟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史稱谷永善言災異所上四十餘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敵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

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撫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正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表上世宗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伏法於是禮光愈重

災異表正始二年八月

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勑以示臣臣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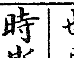
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菌地蕈之小者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霜霰弗加雹濡不及而兹菌歘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徵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榖拱庭太戊以昌太戊時有祥桑榖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修德殷道復興雊雉

集鼎武丁用熙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自此鴟鵲巢於廟殿梟鵩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侍中車騎將軍特進

請弛鹽禁表

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為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為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




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為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為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齗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

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崇闗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亶父周太王名碩鼠以受財失衆詩魏風篇名刺重歛也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

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頤弛玆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座議司徒彭城王勰尚書邢巒等奏先朝商校大小興復鹽禁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嗟怨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今而罷之懼失前旨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下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民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壅尚書嚴為禁豪彊之制也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仕魏累官至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

再上伐梁表 時梁師進侵徐兖巒率兵敗走之正始三年詔巒乘勝進取巒上表

宜蓄力待機詔催

進軍巒又表曰

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 巒破梁將桓和藍懷恭等平徐兖二州 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 中山王英敗梁軍於淮南臨川王宏等棄梁城東走英進攻鍾離 若能為得失之計 謂或

得或失不可必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

嶷期以八十日糧取鍾離

故戀且廣陵任城可為前戒正始元年任城王澄攻鍾離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還壽陽狼狽失亡四千人云然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氷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謂朝之貴臣所具知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遂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共圍鍾離明年寶寅英自鍾離敗還除名為民

高譓之字道讓渤海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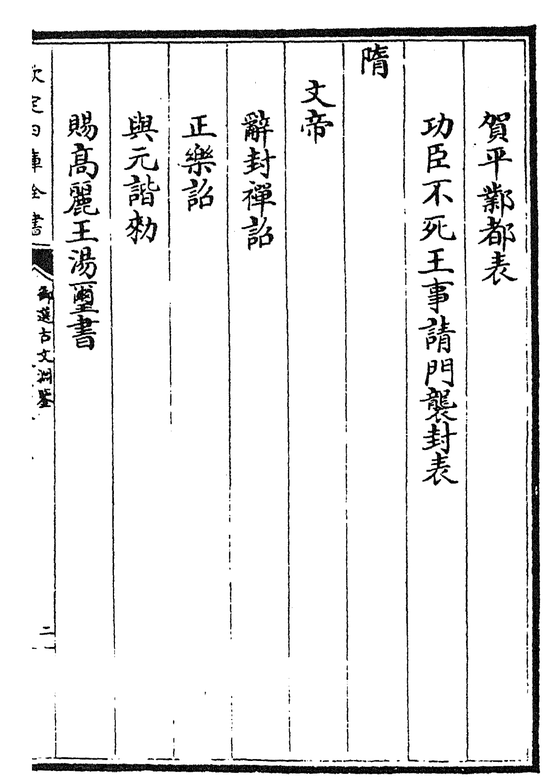
鑄錢都將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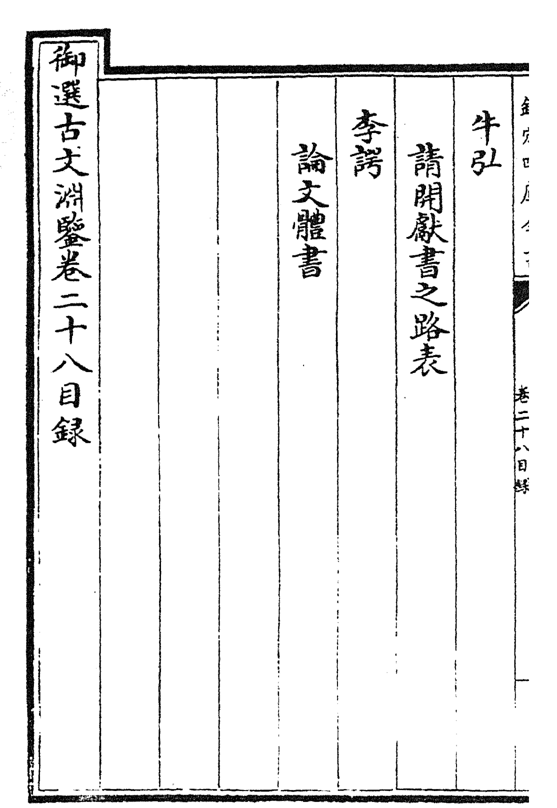
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諫之為河陰令有能名舊制畿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徒奏罷之乃上疏

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罷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㛰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溢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溢憎主人民怨其上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見金人銘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

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
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
頒自屏心肅宗詔報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八目錄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八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北齊 拓跋氏衰爾朱擅命高歡援立孝武君臣復相猜貳遂逼孝武入關更立孝靜帝歡子太原公洋受禪國號曰齊傳六世自文宣帝至幼主承光元年凡二十九年

邢邵 字子才河閒鄚人文雅有才思仕魏歷衛將軍國子祭酒入齊授特進

請建明堂太學疏

魏書通鑑皆載此疏乃孝明皇帝時李崇建言北齊書北

史邢卲傳皆以為楊愔與魏收及卲奏請置學及修立明堂有靈太后答令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别議經始按卲傳永安初遷中書侍郎爾朱兆入洛與愔避地嵩高普泰中始復官於朝愔傳永安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年纔十八時靈太后已被害矣卲文筆甚美少時即為洛中貴人作表當是李崇屬卲具稿而史誤載也今定為卲作而姑闕疑云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

祀者也旻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建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絶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建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

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是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

斗哉免絲不可以供織蕪麥不可以為糧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皆謂有名無實也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教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初魏世宗作瑤光寺

未就肅宗明皇帝即位胡大后臨朝稱制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速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為衛將軍封定陽縣侯齊受禪封長安縣伯除膠州刺史

為東魏移梁朝檄寒山之敗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朔鳳

棗城走魏使軍司弼作檄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遂解縶南冠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縶喻以好睦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呼到翻下同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豈曰無恩終成難養餓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謂侯景不見容於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進軌孰之

辭於梁以為容身之圖孰古熟字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隣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左傳吳敗齊於艾陵越子勾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吳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史記韓上黨守以十七邑入趙趙受之秦破趙長平遂圍邯鄲劉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軼徒結翻又音逸擁當作壅舍讀曰捨徼一遙翻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而能拔取之投石者

以石投人皆言其勇也。投於元翻抱音虜 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螳蜋有斧蟲也兖人謂之拒斧蛣蜣蜣蜋也翼在甲下故以喻甲言梁兵之輕弱也。蛣音詰 當窮轍以待輪古語螳蜋怒臂以當車轍 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塵埃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左傳晉楚戰於邲晉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齊師夜遁殖綽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衿其鴆翻 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

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謾藏老子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易慢藏誨盜。藏狙浪翻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推吐雷翻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

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彊其兩翻很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遂望廷尉不肯為臣晉書蘇峻傳吾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自據淮南亦欲稱帝史記黥布列傳欲為帝耳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淮南子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風俗通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盪舟稱力國語晉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鷃雀也論語奡盪舟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

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用舍乖方謂免周捨責顗琛用朱异廢立失所謂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螫音釋治直之翻）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易履霜堅冰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史記趙武靈王為肥義所圍探雀鷇食之。藏徂浪翻）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臣圍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蹯音煩）

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戰國策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幷禽之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漢光武二十八將贊授鉞四七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孫子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三國志孫皓傳青蓋入洛陽漢書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荆棘露霑衣也但恐革車之所轔轢轔力刃翻轢來各翻劒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杞梓竹箭東南嘉産○蹂人九翻若吳

之王孫蜀之公子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西蜀公子以賦三都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三國志孫秀自吳奔晉為驃騎將軍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北周宇文泰收賀拔岳之衆誅侯莫陳悦奉魏孝武帝西都長安遂破高歡傳子覺受禪是為孝愍帝國號曰周傳四世自愍帝至靜帝大定元年凡二十五年

武帝諱邕姓宇文氏武川人文帝第四子廟號高祖

停徵發詔建德元年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漢武故事元光元年天星大動董仲舒曰民人勞之妖也作

事不時則石言於國左傳昭八年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政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巳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

毀露寢諸殿詔建德六年

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厦高堂肆

其嗜欲徃者冢臣專任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彫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斵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報于謹詔謹還太傅大宗伯保定二年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强

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楫弘濟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啓

于謹為三老詔 保定三年帝幸太學以謹為三老而問道焉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弟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純固為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為三老有司具禮擇

日以聞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周太祖召為行臺郎中加衛將軍光祿大夫進爵為伯後拜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為周太祖作六條詔書周太祖宇文泰為魏丞相欲革易時政為彊國富民之法綽贊成其事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詔書奏行之。一治心身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

守耳明知百僚御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巳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利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

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

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魏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反至此且二十年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孝武帝入關是為西魏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

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

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氓者寘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

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絶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鷄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詩商頌玄鳥篇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臣之爵

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信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衮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常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

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為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

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令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

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

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啟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攝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

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别矣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周禮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

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

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周禮司剌掌三宥之法以贊司寇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賞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

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

易織絍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絍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兹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姧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

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

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泰甚

重之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

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不得居官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初仕梁與徐陵並為妙

撰學士歷官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聘於周

遂留不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

賀平鄴都表周書文帝紀魏孝武帝永熙三年

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為

主徙都於鄴武帝紀建德五年帝率六軍趣

鄴六年帝至鄴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

奮擊大破

之遂平鄴

臣某言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按薛應旂甲子會紀起黃帝八年甲子至後周武帝建德六年丁酉通計得三千二百七十四年周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内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帝王世紀黃帝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容成作歷）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蕭何傳沛公至咸陽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左傳楚子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造於中軍史記秦王子嬰繫頸以組降軹道旁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漢書陳湯傳報十年之逋誅左傳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呂氏春秋武王伐殷至鮪水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盟津有再駕之役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史記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晉書天文

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禮記疏殷末諸侯千二百晉書地理志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東海之中吳越一星麟洲小水喻陳國也　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咸康晉成帝年號建武後漢光武年號　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初學記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周禮注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坐鈞臺而誓衆姒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與左傳夏啓有鈞臺之享尚書武王伐紂陳師商郊　當今鹿臺已散傾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

華山尚書散鹿臺之財後漢書周舉傳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周書建德五年平齊帝出齊宮中金銀寳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禮記立明堂之武王克殷歸馬於華山之陽築武庫藏五兵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漢武帝立都尉居侯官地理志曰南郡有比景縣西域車師前王居交河城然後命東后詣蒼冥衢尚書肆覲東后莊子注冥海也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何妥詩衢壇聽九成鮑昭河清頌序琬碑瑠檢盛典蕪而不治孟康曰王者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玉函金泥玉檢之封焉臣忝竊榮幸涖政東藩不獲躬到關庭預觀

大慶不勝梟藻踊躍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

聞泚政東藩蓋時為洛州刺史後漢書劉陶疏武旅有梟藻之士蔡邕獨斷諸侯境内自相以下為諸侯稱臣於朝皆曰陪臣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請門襲封謂門中支子並聽承襲也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酹無聞有傷良相女叔齊脩嗣之絶實貶賢臣孫叔敖即蔿敖楚令尹女叔齊即司馬侯晉大夫也二人皆有後此特借其事而反用之也。女音汝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絶嗣者聽以支子繼

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旦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脩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巳削其侯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國（淮南厲王長從文帝入苑獵與上常同輦後歸國益恣遂謀反事覺丞相奏長當棄市制曰赦長死罪廢勿王武安侯田蚡薨子恬嗣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蕃屏為約事在世功漢以山

河為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等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胤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建武封鄧禹高密侯禹薨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襲為昌安珍為夷安和帝時珍子良襲封無嗣紹封良弟康為夷安侯平陽侯曹參玄孫宗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子本始為平陽侯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為厲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或夢伯有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

殺叚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叚卒國人大懼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之厲良止伯有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左傳子文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幽顯對子也

揚人神咫尺

隋楊堅藉后父之勢值天元暴虐静帝幼冲未能聽政鄭譯劉昉矯詔引堅入總朝政殺趙王招越王盛遂移國祚國號曰隋傳三世自文帝至恭帝皇泰二年凡三十八年

文帝諱堅姓楊氏周天元皇后之父廟號高祖

辭封禪詔開皇九年師入建業獲陳主叔寶獻俘太廟羣臣咸請封禪詔不許

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

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

正樂詔 開皇十四年

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為大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兹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為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以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

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

與元諧勅吐谷渾寇涼州諧為行軍元帥擊之帝勅諧

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

賜高麗王湯璽書開皇初高麗王湯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十七年帝賜湯璽書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歳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靺鞨國名在高麗北）固禁契丹（契丹國名在靺鞨西北）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

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德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寛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政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

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别遣才彦也昔帝王作法仁義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内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虚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懐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戒勅經歴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慠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

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副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于元立襲爵遼東郡公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吏部尚書右光祿大夫封奇章公

請開獻書之路表開皇初授弘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
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
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
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
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
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
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
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

塡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按文獻通考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監鄭默始制中經晉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內中也屬劉石憑陵劉淵石勒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

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一輯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略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

魏晏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

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李諤守士恢趙郡人通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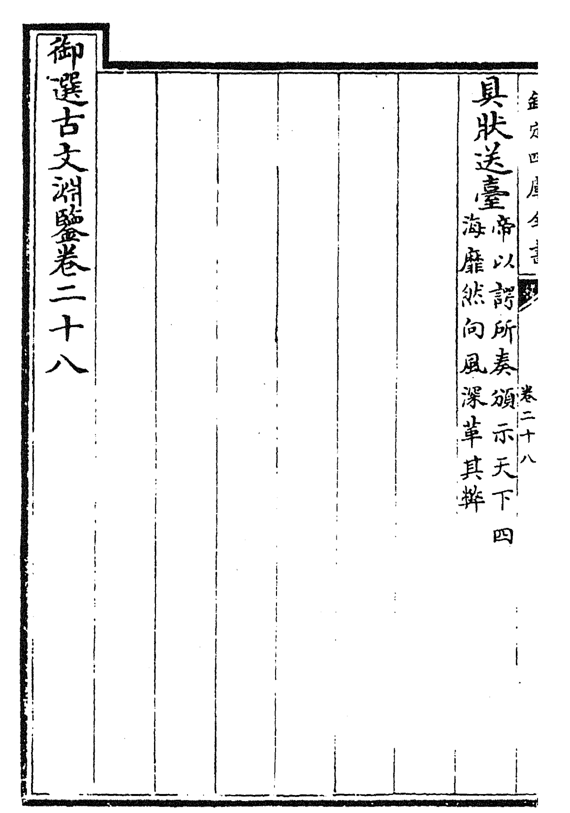
論文體書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

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武帝文帝明帝更尚文詞忽君臣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

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律歷志曰有六甲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未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搢紳忝厠纓冕開皇四年普照天下公私文案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

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相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



貝肰送臺帝以詔所奏頌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　瑱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